



鬻子序

鬻子序

鬻子序

鬻子序

鬻子序

鬻子名熊楚人周文王之師也年九十見文王王曰老矣鬻子曰使臣捕獸逐麋已老矣使臣坐策國事尚少也文王師之著書二十二篇名曰鬻子子者男子之美稱賢不逮聖不以爲經用題紀標子因據劉氏九流卽道流也遭秦暴亂書記畧盡鬻子雖不預焚燒編帙由此殘缺依漢書藝文志雖有六篇今此本乃有十四篇未詳孰是篇或錯亂文多遺闕至敷演大道銓撰明史闡域中之教化論刑德之是非雖卷軸不全而其門可見然鄧林之枝荆山之玉君子餘文可得觀矣鬻子博

懷道德善謀政事故使周文屈節大聖諮詢情存帝王之道辭多斥救之要理致通遠旨趣恢弘實先達之奧言爲諸子之首唱織組仁義經緯家邦垂勸誡之風陳弘濟之術王者覽之可以理國史者遵之可以從政足使賢者勵志不肖者滌心語曰詩三百一言以蔽之曰思無邪言而不朽可爲龜鏡鬻子論道無邪之謂歟幸以休務之隙披閱子史而書籍實繁不能精備至於此子頗復留心尋其立跡之端探其闡教之旨豈如寓言迂恢馳術飛辯者矣亦乃字重千金辭高萬歲聊爲注解畧起指歸馳心於萬古之上寄懷於千載之下庶垂道見志懸諸日月將來君子幸無忽焉

進鬻子表

臣行珪言臣聞結繩以往書疏蔑然文字之初教義斯起記言之史設褒貶之跡聿興書事之官置勸誡之門由啓於是國版稠疊謨訓昭彰唱讚之道以弘闡揚之理茲暢德業彌綯英華日新雕琢性情振其徽烈逮乎周文作聖鬻子稱賢意合道同寔申師傅鬻子以文王降已大啓心期明宣布政之方廣立輔成之策足使萬機留想一代咸休稽古有宗發明耳目尋其著述之旨探其斥救之辭莫不原道心以裁章研神聖而啓沃彌

綸彞訓經緯區中不徒讚說微言務於遺翰而已嚮熊
爲諸子之首文王則聖德之宗熊既文王之師書乃政
教之體雖篇軸殘缺提舉猶備紀綱譬彼盤盂發揚有
愈臣家傳儒素積習忠良覩明主奉師之蹤覽賢者盡
義之道循環徵究妙極機神敢率至愚爲之注解研覃
析理以叙私情剪裁浮辭用申狂瞽伏惟陛下則天垂
訓越極宣風稽太上之至和興帝王之炯誠股肱諒直
獻替無疑大舉賢良寧濟區宇四海革面八表宅心務
本脩文垂拱無事臣以草萊卑賤識度庸淺荷堯沐舜
擊壤謳歌周於政教之端屬聽太平之詠志存綴輯以
述矢言簡牘難周辭意斯拙謹以繕寫奉獻闕庭庶日
月昭明布餘暉於漏隙時雨咸洎灑餘潤於纖枯望希
塵露之資豈議沉舟之楫天威咫尺神魄震驚謹上表
以聞伏聽慈旨謹言永徽四年十一月二十六日華州
鄭縣尉臣逢行珪上

嚮子序

按漢志鬻子二十二篇列之道家別出小說十九篇
今小說亡逸而二十二篇者止存十四篇唐逢行珪
所獻也能為周師自文王以下問焉不知何以名道
家又世傳熊九十餘始遇文王而書乃載三監曲阜
事篇目次第皆錯亂不可曉蓋殘闕書也第篇中所
載大忘狂惑與夫禹政道符者悉簡與不類後世語
鄧林一枝斯可珍矣賈傳大政篇多載之別有對三
王問政或即二十二篇之遺也劉勰云鬻熊知道而
文王咨謀諸子肇始莫先於斯今取以冠儒家逢註
甚踈蔓存而弗削者備考也丁丑夏日潛菴子志

鬻子

儒家一

華州鄭縣尉逢行珪註

撰吏五帝三王傳政乙第五

撰具也吏者為政之具也又撰博也

言王者布政施令其在博求於良吏也賢者舉之不賢者不預言五帝三王政道可以百代傳行者乙次於甲以此明政之次也

政曰

政者法教也此明帝王之

政事以為法教可稱也君子不與人謀之則已

矣

言君子脩於內理於外端其形正其影體真德之要守冲妙之機言出以成教方謀事必為法則苟於政

而不預豈妄為

若與人謀之則非道無由也

君子不與人謀則已

之哉所以止也

故君子之謀能必

用道

君子終日言而不離體要謀於政事而咸由於道故同於道者道亦得之非道之言君子不用也

萬曆四年刊

楊玉六百三十六

而不能必見受

衆目視於偽不留視於真衆心耀於名不能察於實夫庸主必惑於衆豈能受

於道教哉故君子

能必忠盡心論道而必竭忠而不能

必入

盡忠論道聖君必納庸主所難故有道之君上下

不明之主君臣疏忌小人侍側端正棄遺諂佞是

能必

信

言君子不苟合不妄言正色端而不能必見信信言

而合於道庸主惑於衆邪豈信也

君子非人者不出之於

辭而施之於行

言君子但為善將以攻惡善不自是惡

故非非者行是

言是非君子將非於人所共也君子務善

行是道以非惡惡者行善

以攻惡不以惡惡於人所以彰

論彼之非

而道諭矣

是而明非不苟求所以知而道德自

也明

大道文王問第八

夫道者覆天地廓四方斥八

合橫四維不可以言象盡不可以指示說應

無間之跡終政教之端包萬物之形彰三光

之外為而不有行而不見有道之王動而同

之妙用無窮故謂之大文王因用無窮故謂

之大師問道可為

永則因以名篇也

政曰昔者文王問於鬻子

昔者言往日也雖臨馭億兆

之門 敢問人有忘乎

尊師道故曰敢問文王心存大

以先問於 對曰有

鬻子前答文王 文王曰敢問大忘柰

何

鬻子前不即以指答者故引成文王之問 鬻子曰知

其身之惡而不改也以賊其身乃喪其軀

過則勿憚改終日不為惡

惡去於身也豈但墨面髡髮是為形餘哉故其蚩尤見誅四凶就戮夏癸絕祀商辛覆宗賊身害軀破家失國其行如此是謂之大忘終成所答之事

貴道五帝三王周政乙第五

夫為政以德必貴於道為化國之福

馬當文王之時而通稱三王者據近以及遠明道以同也周者合也備也言五帝三王貴道其政能合若一也而無所不備也

昔之帝王

昔者在昔貴道德之帝王稱所以為明者以昔者以遠喻近為之勸也

其吏也

言帝王而有聖明之稱者皆委賢吏使在昔之顯職故道化興而萬國寧明聖不獨運也

君子其所以為功者以其民也

人惟邦本得眾斯昌建極乘時必資兆庶人皆

效功也力生於神王者有國必先靈祐皇天上帝社降神受夏大命武王夢神遂大戡殷夫冥運兩儀鼓動萬物豈有使之然哉莫不大化於自然玄應而義用造

之非我理自相符故曰力生於神者也

而功最於吏

王者度政施令而不

使之故天下和平人知所保此賢吏善最之功也

福歸於君

俊德在官盡心竭

其教上下相親而德交歸焉

昔者五帝之治天下也

五

謂黃帝顓頊高辛唐虞也

其道昭昭若日月之明然若以晝代夜然

日月運明明不私照必須幽顯始終不息故昭昭然所不舍也夫聖人與天地合德日月齊明道大不渝可以

崇遠也故其道首首然萬世為福萬世為教者唯從黃帝

以下舜禹以上而已矣

首者始也言五帝之道常為萬代之始後之不能加也夫黃帝

始垂衣裳造書契置史官為舟楫以濟不通服牛乘馬立棟宇重門擊柝以待暴客為杵臼以利萬姓作弧矢

以威天下造律管與封禪顯頊平九黎之亂人神不雜萬物有序高辛氏作鞞鞞鐘鼓莞席帝堯茅茨不翦土

階三尺夏日葛衣冬日鹿裘蕩蕩乎人無能名焉巍巍乎其有成功也帝舜少而至孝堯聞聰明而用之舜乃

舉禹為司空以平水土棄為后稷以播百穀高為司徒以教百姓臯陶為士師以理獄訟垂為共工以典眾作益作朕虞以育草木伯夷為秩宗以典三禮夔為樂正以和神人舜彈五絃之琴歌南風之詩夏禹櫛風沐雨冠履不顧敷九土乘四載鑿龍門關伊闕道百川建萬國微禹之功人皆魚矣帝王之功莫此為盛故百代不易為教也

君王欲緣五帝之道而不失則可以長久

言君但為教也

因循五帝之道而常行用無所為替則可以長保宗廟社稷以為人始也

守道五帝三王周政甲第四

明道不往則道不

聖人在上賢士百里而有一人則猶無有也

言聖王在上化被蒼

生德周萬物雖百里而有一賢士以聖道廣宣賢跡不見其賢雖多則若無有也

王道衰微暴

亂在上賢士千里而有一人則猶比肩也

王道衰微暴虐亂政人皆

思德雖千里有一賢士其若比肩言賢人不可得也

撰史五帝三王傳政乙第三

帝王所以安國家行政教其在良吏

乎言必博廣以取也

政曰民者賢不肖之杖也賢不肖皆具焉

賢者德行之名不肖者頑

器之謂夫賢與不肖見於行此二者同出於性而異名皆杖於最靈各有定分矣天下之廣黎庶之眾賢與不肖自皆故賢人得焉不肖人休焉

賢人所以得也不肖者非自求退而材為時須王者必任

行無所取不登政事是以休廢也杖能側焉有過人

矜其能恃能矜智必違道輕忠信飾焉懷盡忠之節必

躁所至危僻故曰杖能側焉仁信民者積愚也冥然無

真履行務實由於正路禮義仁信也取良吏而不獨任也

士民與之明上舉之得於衆心善於政事士民苦之明

上去之若如人者賢愚之間政故王者取吏不忘必使

民唱然後和人主總群謀以觀衆知明以探風聲察於

賢唯聖者能之民者吏之程也程法式也知之在下是故取吏

也察吏於民然後隨之主去之此隨之也政曰民者至

卑也極卑下也而使之取吏焉必取所愛聖主不違人故十

人愛之則十人之吏也百人愛之則百人之吏也千人

愛之則千人之吏也萬人愛之則萬人之吏也自此已上皆言

人之情好之德行各有故萬人之吏選卿相矣人愛之

所愛樂之多少殊別也卿相者諸侯之丞也者人

堪為政事赫赫師尹民具爾卿相者諸侯之丞也

瞻主之所拔不可失賢也也

也

曲阜魯周公政甲第十四曲阜之地方七百里

所封之邑以周公禪益

政曰昔者魯周公曰吾聞之於政也稱周公之言知善

不行者謂之狂善者體道懷德也人主行善於上百姓

為善而不行用者變善於下堯之日比屋可封知善道之

是狂悖之人也知惡不改者謂之惑惡者賊以喪軀

則百姓為惡而夫狂與惑者聖王之戒也知善而不行

必至狂惑者此聖王之明戒也

道符五帝三王傳政甲第二夫開國崇基必先於道道既符合無

往不真影響相同自然合應甲者先於一也

不肖者不自謂不肖也肖者類也言不類不似也自知

自稱哉言而不肖見於行丹朱傲虐無捨晝夜頷頷肆

不知也雖自謂賢人猶謂之不肖也不肖者豈自謂不

以隱微者也不肖之跡見矣雖以彼賢愚者不自謂愚而愚見於言

以自賢人豈以為賢乎雖自謂智人猶謂之愚者愚

昧道不德之人豈自稱其愚雖自謂智人猶謂之愚者愚

蒙哉而愚跡見於辭說也雖自謂智人猶謂之愚者愚

豈自以為為愚哉以智視之愚跡見雖自謂智人猶謂之愚者愚

矣雖以彼智以自智人豈以為為智數始五帝治天下第七言帝者年數之始以記

也天下者豈可妄理哉亦由積德累業以有也言五帝之道相緣為政故同稱之也

昔者帝顓頊黃帝正妃曰嫫祖生昌意昌意生年十五

而佐黃帝軒轅氏少典次子父曰帝鴻氏母曰附寶見年十五

生以土德王故曰黃帝在位百二十而治天下升為天

年顓頊自幼年以翼佐黃帝也其治天下也上緣黃帝之道而行之

因脩黃帝之道而也學黃帝之道而常之行其政令不改革昔者帝嚳

黃帝正妃生玄囂玄囂之子生帝嚳年十五而佐帝顓

德日新故曰高辛在位七十年矣其治天下也上緣

黃帝之道而明之言德稍下不能盡行黃學帝顓頊之

道而行之政教所為效顓頊而行禹政第六伯禹夏后氏言禹功錫玄圭德諧元

以名篇矣

禹之治天下也

黃帝玄孫祖顓頊姓姁名文命字高密在位九年受禪成功曰禹受舜禪以臨

天得臯陶得杜子業得既子得施子黯得季子甯得然

子堪得輕子玉

此以上七大夫之姓名也

得七大夫以佐其身以治

天下以天下治

言帝王獨治天下雖則聖德皆侯賢佐以輔之故得天下入安也

湯政天下至紂第七

言成湯放無道之桀以統萬機而理天下得賢大夫

贊佐而致太平至紂昏惑以失國故終始書之以名篇

湯之治天下也

湯姓子名履字天乙除虐去殘曰得慶湯征葛伯放桀順取天下以理也

得慶

誦伊尹湟里且東門虛南門蜎西門疵北門側

伊尹有莘氏媵

臣以為相東門等並姓名也

得七大夫佐以治天下而天下治

七大夫皆

有賢行斥救弼諧故得天下咸乂也

二十七世

自湯至紂父子兄弟相承二十七代也

積歲

五百七十六歲至紂

夏曰歲此除即位之年也

上禹政第六

以五聲聽政克勤于邦可以為上也

禹之治天下也以五聲聽

九重幽深下言難進所欲百姓反斥救之事故懸置五聲

招之以門懸鐘鼓鐸磬

懸之於

而置鞀

置於地也以得四海

之士

四海之士有進於言者必造五聲以揮擊傳聞也

為銘於篋簾

懸樂器之具刻銘於

其上曰教寡人以道者擊鼓

鼓以動物故

教寡人以義

者擊鐘

鐘金聲也以合於義故教義者擊鐘也

教寡人以事者振鐸

鐸金

舌也所以事務有可行為所欲言者以振鐸也

語寡人以憂者擊磬

憂者聲悲磬聲消燥

而近於悲故

語寡人以獄訟者揮鞀此之謂五聲

獄訟

務於疾速故揮輶以陳之此是以禹嘗據一饋而七十
以上並刻銘於箕箒之文也急於政事無暇安於一曰吾猶恐
起日中而不暇飽食食所以示接士之急也
四海之士留於道路常行之處非是以四海之士皆至
事必得道必合上也下應會無不至也
是以禹當朝廷間也可以羅爵不暇
聽政不疲朝廷間靜然後無事也

道符五帝三王傳政甲第五

夫君子將入其職
旭旭然如日初出

夫國者卿相世賢者有之

有國則有卿相賢德者卿相
之具人與之王用之不賢者

豈能用

有國無國智者治之

夫有國者豈自寧豈自亂
也所以安者智謀之力也

智者非一日之志

積功累業行道不倦以成其志

治者非一日之謀

心思也樹德以為尚寬重道脩政作教治志治謀在於
以至誠平之咨謀非一日之所能致也

帝王然後民知所保

夫君上有道化行於下遠近慕義
四境無虞百姓淳和盜賊屏息故

人知所

而知所避

富貴貧賤不相犯仁義禮智由其門
無違政教下民為福是知所避也

發教施令為天下福者謂之道

先之以博愛陳之以德
義先之以敬讓道之以

禮樂不奪人時不干人利故得

上下相親謂之和

之要道以治之上

民不求而得所欲謂之信

日出而作
日沒而息

不勞於事不苦煩苛甘其食安其居樂其業此豈外
求之哉上有行道之君是所致者可謂之大信矣

去天下之害謂之仁

兼愛萬物慈惻外施至若成湯征
葛伯放桀於南巢夏禹之別導山

川置立州國故得天下免於暴亂

仁與信和與道帝

王之器

此四者帝王有天下離叛非其所有也
苟有違之而天下離叛非其所有也

凡萬物

皆有器

所用利之是以為器而

故欲有為不行其器者

雖欲有為不成

器用得其器也故利之不行其器於利

遠矣豈諸侯之欲王者亦然不用帝王之器者不成

言有成哉諸侯之欲王者亦然不用帝王之器者不成言

下之大神器之重非其重者難以處王之器而未可以

宰割必行仁與信和與道然後可招懷萬姓奄有四維

西伯以敬讓興邦南陽以仁道得政非其人也豈妄成之哉

湯政湯治天下理第七

天地闢而萬物生

乾其靜也專一其動也開闢是以廣大而生

萬物生而人為政焉

也政也者所以正於天地也言

也萬物生而人為政焉

天地生萬物不能相使不能

無殺唯天地之所以殺人不能生

天能生唯天殺之人

豈生之哉是人化而為善

而為善理亦天常也

而為惡

稟氣以生不有知識人而不善者謂之獸而為

善是為天常今為不善者與

彼飛虛躡實亦何以異矣

有地然後有別

三才克定有別然後有義

有義然後有教

百官立政教行父子存家

有教然後有道

苟垂其道物無以安有道然後有理

有理然後有數

名理既彰數統之矣夫數以一

運度亦數

日有冥有旦有晝有夜然後以為數

度一日一度三百六十日一周天一月一盈一虧月合

日之中晝夜百刻以定之為數也

月離以數紀一歲之中有十二月一月或有虧有盈日

次月窮於紀星迴於天數將幾終此則日月星四者皆

陳以為數治春夏秋冬各統於一歲之日月政者衛也

始終之謂衛天政者正也所以正理天下以為之

慎誅魯周公第六成周室誠勸之道可得稱言國之大經在於

賞罰二者或替將何訓焉可為政先故紀之

昔者此昔者往魯周公使康叔往守於殷康叔周公母

之地殷人叛故戒之曰與殺不辜寧失有罪人命所

不辜寧可失於有罪此亦寬仁之道也無有無罪而見

誅罰而不明雖刑不禁無有有功而不賞賞而不明雖

必加於戒之封殷勤封康叔名也誅賞之慎焉誅賞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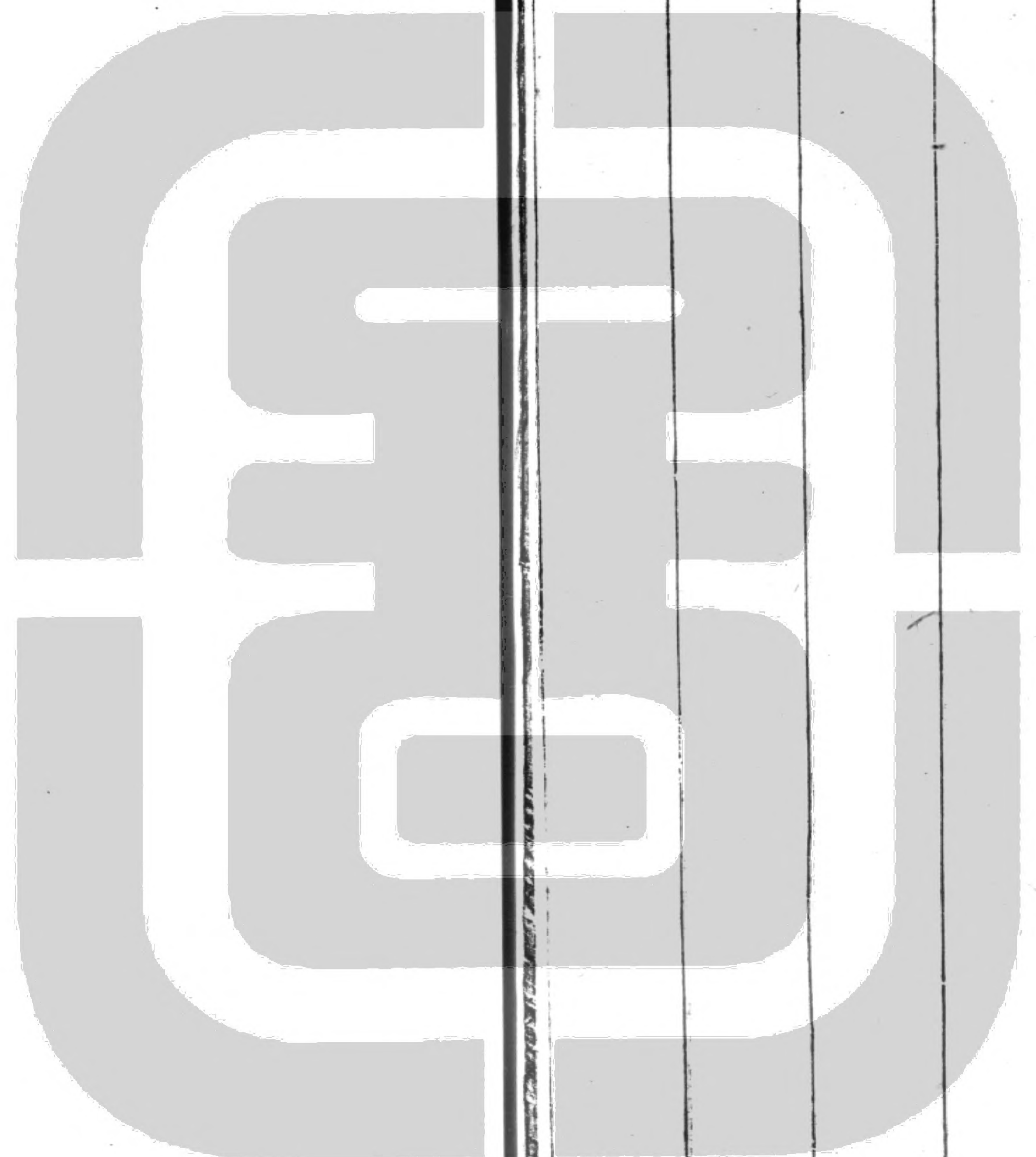
之柄也怒而加誅未必當罪喜而行賞不必當功且賞

僭懼及於淫誅濫則懼及於善賞得其功則賢人以勸

息此不可不審慎之

鬻子終

萬曆四年刊



卷四

四

